

蒙古秘史



開明文史叢刊

蒙 古 祕 史

謝再善譯



本書根據清觀古堂所刻“元朝祕史”漢文音譯本譯
寫成蒙古文，再由蒙古文翻譯為中文。原書蒙古文
書名見封面。

蒙古祕史

每冊售價人民幣 8,800 元 二(蒙 5536)

著者	(待	考)
譯者	謝開	再善
出版者	明書店	書店
	(北京西總布胡同甲 50 號)	
印刷者	華義印刷廠	印刷廠
	(北京東單閻市口 30 號)	
發行者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	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圖書發行公司
各地分店	三聯書店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北京絛線胡同 66 號)
	開明書店	聯營書店

1951 年 9 月初版 (1—4000) 105 P 32 K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譯者序

研究蒙古史的人皆很注重元朝祕史，因為那是蒙古史最原始的史料。可是這本元朝祕史自明初翻譯出來，到現在還有些問題不能解決。現在蒙文原文本已經不可得，所幸尚存有漢文音譯本，還可以資為研究之助。這個漢文音譯本元朝祕史俄日學者嘗據之轉譯為各該國文字，但漢譯者尙無。幾百年來研究蒙古史者仍以明初譯本為根據。舊譯者因為譯例特殊，又不得原文本，所以許多問題就不能解決了。誠為研究我國兄弟民族史的一大遺憾。

一九四七年夏由黃仲良先生處得見清光緒三十三年葉德輝氏刻本的元朝祕史漢文音譯本，遂據之翻譯。此書據葉氏序云：係從元人舊抄本影寫，分十卷，又續二卷，共十二卷，以別於從永樂大典十二先元字錄出的十五卷本。我是先根據漢字音譯把它還原成蒙文，再由蒙文譯成漢文，前後費時半載始脫稿。但終無出版機緣。迄今已將三年。日前得見蒙古人民共和國科學院出版該院研究員特木定蘇龍編譯之蒙古祕史，始悉在外蒙亦無蒙

文之原本矣。該書係一九四七年出版，時間與我所譯此書同一年代。而該書之編譯係根據蘇聯蒙古學者郭增的俄譯本元朝祕史及還原蒙文本（俄譯係根據漢文本譯的，一九四年出版），再參考其他蒙古史料編譯而成。其內容係以元朝祕史爲主，加以補充、註釋，另一特點爲把祕史的古文生僻之字改成現在的蒙文，通俗化些。這個本子雖詳細些，但已不是祕史的本來面目，是加一番編譯的工夫了。所以我仍認我所譯的這本蒙古祕史尚可出版，以供研究蒙古史的參考（外蒙科學院出版之蒙古祕史譯者亦準備翻譯）。至於我是怎樣來翻譯這本書，分別說明如下：

一、這書的舊譯有些節略的地方，現在是完全譯出。比舊譯多出有三分之一的文字。舊譯文詞俚鄙，未經修飾，人以爲病。其所以俚鄙的原因，我們看現存的元朝白話聖旨碑及有些元朝詔令，則可悉當時這種翻譯是有其依據的。不然以堂堂皇帝聖旨漢譯文字竟如此，豈不可怪？我譯此書發現有些文字是錄取當時朝廷詔令，如最後兩節：幹歌歹的新政及幹歌歹自述皆是。當時的蒙文漢譯必皆以此爲體例。元朝的白話聖旨碑文已爲世之談文獻者所鄙棄，而舊譯元朝祕史亦復如此。此譯或可一補前缺。

二、這書的舊名元朝祕史，有許多人會加以考證，但不得要領，爲什麼叫元朝祕史？其

中所記不盡是祕聞。或者原書不叫元朝祕史罷？這問題現在可以解決了。此書的書名確是「蒙古祕史」。音譯本書名「忙豁侖紐察脫察安」，亦誤作著者名銜，李文田注本雖釋「忙豁侖」爲蒙古（應作忙豁勒，此作忙豁侖，因下有接聯的字，意蒙古的），但誤以爲「氏」，而以「紐察」爲名，或與「脫察安」同撰，又或以「紐察」乃「脫察安」祖父之名，愈釋愈遠。「忙豁侖」爲蒙古對音，「紐察」爲祕，「脫察安」爲史或本，亦即元史所稱之「脫必赤顏」的對音，合譯卽爲「蒙古祕史」。舊譯元朝祕史，係將「忙豁侖」譯爲元朝，後來許多人便覺得莫名其妙，現在卽譯之爲蒙古祕史，以存其真。

三、這書的作者前多以書名爲作者名，如李文田、丁謙、顧廣圻、葉德輝等。現在既知是書名之誤，則作者爲誰？我在這本書裏並未發現作者姓名，這也不用多作考證。因爲這書是以成吉思汗及斡歌歹合罕兩朝實錄爲綱，而又把蒙古的遠古時代的蒙古人民之間的傳說、口碑聯貫起來的。在書文中有些地方竟以「我軍」、「我們」的口氣來記述，這顯然是蒙古人自己的口氣，書末並記有撰寫的時地，而寫時又在朝廷大會的翰兒朵思（帳殿——譯者）中，可見這書是「官書」，而不是私人著作。至於著者是蒙古人，或非蒙古人，我以爲是蒙古人。因爲這書的蒙文原文與今日蒙文相合，僅在文法上的助動詞微有區別，

及有些古文生僻不常用之字而已。其記成吉思汗以前世系，與蒙古源流及我所譯之青史（亦係蒙古人原著，一九四四年正中出版）等書一樣。可見這是蒙古人自己的歷史根據了。非蒙古人在當時是不會有資格參加修史的，在本書第三十二節成吉思汗大封功臣有云：「令失吉忽禿忽掌管全國盜賊、騙詐事宜……為最高斷事官（札兒忽赤），全國人民分財析產，被判決的案子，均錄入青冊（闕閣迭卜帖兒），後世子孫對於失吉忽禿忽所判定的案件已寫在青文白紙上的記載，不准更改。」以此看來，那時已經有專司記事的職官了。而失吉忽禿忽是成吉思汗的從弟，首封的功臣。又成吉思汗制定斡兒朵思中事務皆由親軍護衛掌管，修史大事，當不能令非蒙古人來寫的。

四·這書的分卷，以前都是隨意而分，有作十五卷者，有作十二卷者。這些分法，我們稍一閱讀便覺得不妥。那種分法似乎是為的印刷與裝訂上的方便而分的。我們看葉氏刻十二卷本，共分訂十二本，每本為一卷，每本的頁數相若，但一按其卷與卷的銜接則知其分卷至為勉強，原書並不如此。其實這書是自有章節的，前後記述，次序井然，不必強分。現在為求明晰起見，我接着書中文字的段落，分成四十七節，每節加以題目，以便閱讀。

五·舊譯本是直譯的，但因其太直譯，太遷就蒙古文文法，以致生硬有點不通了。我這次

翻譯還是直譯，力求保持原文風格，但亦力求通順。舊譯因譯言俚俗，爲人所鄙，殊不知道本書不但是蒙古民族的歷史鉅著，還是一本值得紀念的偉大的古代史詩，是一本文學名著。有些地方的記述，抒情寫景，刻劃入微。著者是有史才的人，也是有文學修養的人。在這裏面保存了許多的古代蒙古的諺語、格言、詩句，這是極豐富的一本古代蒙古史詩。譯者筆拙，未能傳達其萬一，但於此可見蒙古民族是有着它自己的古代藝術的紀念著作。

六·研究蒙古史有個最大的困難，就是人名、地名的歧異，令人如墮五里霧中，莫知所從。這是由於蒙古語文的隔閡，限制了蒙古史的研究。此書的舊譯譯名前後也不一致，就是音譯本也不一致。這也許是舊譯者只求其能達意，未遑修飾，音譯本亦爲注音方便，未能詳加校對，他們都是看重語文，而未計及史學上的問題。現在我是把書中的人名、地名、部名、種名及姓氏、官號皆一一校正，前後一致。其人名見於三十二節九十五千戶之名者，皆以此所列爲準（僅一人例外，爲乃牙阿，從前文作納牙阿），因爲那裏所列的都是單獨的名子，並無接聯的句子，其對音是沒有變化的（蒙古名詞的音譯不一致，多由於蒙文的語尾變化所致）。其他所有譯名皆以音譯本的漢文注音字爲準。例如：「合罕」不作「可汗」，「合屯」不作「合敦」，「答魯合臣」不作「達魯花赤」，「把阿禿兒」不作「巴圖魯」，「那顏」不作「諾」。

顏」，「乃馬」不作「乃蠻」，又官號的漢譯，皆附以原文的音譯。但是音譯本的注音，其蒙文的半音字的字頭多作旁寫，茲為印刷方便同樣書寫，不再分別。

蒙古祕史是蒙古民族七百年前的有名鉅著，流傳到現在是很珍貴的。那是蒙古的歷史、文化的偉大著作之一。誠如蒙古人民共和國名歷史學家那楚克多爾濟所說：

「在本書上保存了十三世紀時蒙古社會的狀態，那是不可避免的。按着歷史的規律發展着，那是正在建立完整的國家與統一。那時原始封建社會及封建社會以前的原始分散部落的過程中，可以看出來爲了建立統一的蒙古國家而堅決鬥爭的光榮事蹟，尤其是爲祖國不惜一切犧牲堅決鬥爭的蒙古人民的英勇精神更表現無遺。」

「此書不但是蒙古歷史的中心，也是蒙古文化的鉅著。因爲祕史是根據人民的口碑寫的，並且保存了古代蒙古的語音、語句以及詩歌、格言。」（蒙古人民共和國科學院研究員特木定蘇龍編譯之蒙古祕史序文）

總之，這本書是值得介紹的。我們要幫助兄弟民族去發展他們的文化事業，我認爲首先介紹他們的名著是必要的。文化的交流在現在更重要了。假定可能的話，譯者願多在這方面努力。

話說的很多，可是這書的翻譯錯誤還是在所不免，尚乞海內賢達多多賜教。

謝再善
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於西安國立西北大學少數民族學系。

目 錄

譯者序

- | | |
|------------------|-----|
| 一 成吉思汗罕的先世 | 一 |
| 二 阿蘭豁阿數子及李端察兒的活動 | 三 |
| 三 各氏的系出 | 八 |
| 四 蒙古部的興起 | 十二 |
| 五 帖木真的誕生 | 二十一 |
| 六 帖木真母子的艱苦生活 | 二十九 |
| 七 帖木真與李斡兒出結交 | 三六 |
| 八 帖木真不兒罕之難 | 三九 |
| 九 帖木真王罕札木合聯合作戰 | 四三 |
| 一〇 帖木真與札木合結安答 | 四九 |

- 一一 諸部來歸共立帖木真爲合罕.....四七
 一二 成吉思合罕與札木合十三部之戰.....四六
 一三 成吉思合罕王罕與王京夾擊塔塔兒種.....四五
 一四 主兒乞惕種的消滅.....四四
 一五 諸部立札木合爲合罕及闊亦田之戰.....四五
 一六 泰亦赤兀惕種的消滅.....四五
 一七 王罕投奔成吉思合罕.....四五
 一八 塔塔兒種的消滅.....四四
 一九 成吉思合罕出征乃馬種及王罕之離合.....四三
 二〇 桑昆謀叛.....四三
 二一 成吉思合罕與王罕之戰.....四二
 二二 翁吉刺惕種的投降.....四一
 二三 成吉思合罕義責王罕札木合等.....四〇
 二四 客列亦惕種的消滅.....三九

二五	王罕父子之敗亡	105
二六	塔陽罕謀攻蒙古	105
二七	成吉思合罕議征乃馬種	105
二八	塔陽罕被擒	105
二九	脫黑脫阿別乞之敗亡	105
三〇	速別額台追剿篾兒乞惕種	105
三一	札木合之死	105
三二	成吉思合罕大封功臣	105
三三	蒙古官職的制定	105
三四	西北諸種的平服	105
三五	成吉思合罕分百姓與其母弟等	105
三六	晃豁惕種的暴橫	105
三七	成吉思合罕征金	105
三八	成吉思合罕二次征金	105

三九	罕位承繼的爭論
四〇	成吉思罕西征
四一	成吉思合罕平夏逝世
四二	斡魯速惕種等地的平服及西征諸王之爭
四三	斡歌歹征金及拖雷之死
四四	斡魯速惕種等地的平服及西征諸王之爭
四五	斡歌歹重新分配護衛職務
四六	斡歌歹的新政
四七	斡歌歹自述

一 成吉思合罕的先世

成吉思合罕的祖先是有天命而降生的孛兒帖赤那，他的妻子名豁埃馬蘭勒阿。渡過了騰汲思湖（騰汲思即湖，非湖名——譯者）居於斡難河源頭的不兒罕山下。生子名巴塔赤罕（此罕非合罕之罕，乃人名——譯者）。

巴塔赤罕子塔馬察，塔馬察子豁里察兒篾兒干（篾兒干，賢者、能者之意，乃美稱，舊譯云爲善射者。蒙古人男子多用此名——譯者），豁里察兒篾兒干子阿兀站孛羅溫勒，阿兀站孛羅溫勒子撒里合察兀，撒里合察兀子也客你敦，也客你敦子擇鎖赤，擇鎖赤子合兒，合兒出孛兒只吉歹篾兒干，妻名蒙古真豁阿（「蒙古」之名初見，音譯本原文作忙豁勒真豁阿，「忙豁勒」即「蒙古」對音，茲改譯「蒙古」。「豁阿」爲俊美之意，蒙古女人常用此名，如前豁埃馬蘭勒阿，「豁埃」意係美麗的，亦即「豁阿」——譯者），孛兒只吉歹篾兒干子脫羅豁勒真伯顏，妻名孛羅黑臣豁阿，他有一個青年家奴，名孛羅勒歹速牙勒必，又有兩個好騎馬，一個是走馬，一個是青馬。脫羅豁勒真伯顏生二子：一名都蛙鎮豁兒，一名朵奔篾兒。

干·都蛙鎖豁兒額中獨生一目，能視見三程遠。

一日，都蛙鎖豁兒與弟朵奔篾兒干同登不兒罕山。都蛙鎖豁兒自不兒罕山上望去，見沿着統格黎小河遷來一部百姓，便說道：

「那遷來的百姓中的一個黑車的前頭，有一個女子，很美麗，如果尚未字人，可以娶與我的兄弟朵奔篾兒干爲妻。」於是命朵奔篾兒干前去觀看。朵奔篾兒干到了那部百姓跟前一看，確是有一美貌而且有聲譽的女子，名阿蘭豁阿，尚未字人。

那部百姓是闊勒巴兒忽真地方的窮主人巴兒忽歹篾兒干，原把女兒巴兒忽真豁阿嫁給豁里禿馬敦種的那顏（首長——譯者）豁里刺兒歹篾兒干，在豁里禿馬敦種的阿里黑兀孫地方，豁里刺兒歹篾兒干的妻子巴兒忽真豁阿便生了一女，名阿蘭豁阿。

豁里刺兒歹篾兒干因在豁里禿馬敦種地方，苦於自己相約，不得捕獵貂鼠、青鼠等野牲，遂以豁里刺兒爲姓，聽說不兒罕山可捕野牲，地方也好，就遷移來，在不兒罕山主的不兒罕寺思合黑三、晒赤伯顏等的兀良哈歹種處居住。至是，朵奔篾兒干便娶了豁里禿馬敦種的豁里刺兒歹篾兒干在阿里黑兀孫所生的女兒阿蘭豁阿爲妻。

朵奔篾兒干娶阿蘭豁阿爲妻的經過是這樣。

二 阿蘭豁阿教子及李端察兒的活動

阿蘭豁阿嫁朵奔篾兒干後生兩子：一名不古訥台；一名別勒古訥台。其兄都蛙鎖豁兒有四子，同居中都蛙鎖豁兒死了。死後，他的四個兒子不把朵奔篾兒干當叔父看待，分別遷出去，以朵兒伯爲姓，作了朵兒伯種的百姓。

後來，有一天，朵奔篾兒干到脫豁察黑地方的溫都兒山上去打獵，在樹林裏遇着兀良哈歹種人在殺一個三歲鹿，將肋扇肚臟用火燒着。朵奔篾兒干說道：

「朋友！請把燒的肉給一塊！」

兀良哈歹種人把鹿的肺皮及半截腔子留下，餘肉都給與朵奔篾兒干。

朵奔篾兒干負着鹿肉回去，途中遇見一個窮人領着兒子走來。朵奔篾兒干問道：

「你是什麼人？」

那個人說道：

「我是馬阿里黑伯牙兀歹人氏，窮得很，請你把野牲肉給我，我把這兒子給你。」